

战旗飘飘·英雄连队的新时代风采

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

走进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——

“尖刀”锐不可当，永远指向胜利

■本报记者 杨悦 特约通讯员 王涵

特稿

奔跑的身影，在历史的轨道上悄然重叠

蹲守在田坎中间，敖玉庆有些紧张。此时是凌晨两点，夜幕里吝啬的星光，甚至照不清身旁战友脸上的表情。班长敖玉庆一边压低身子，一边默默关注周围的动静。
“蓝军”刚来袭击营地。现在，他要带着班里的士兵在这里伏击。虽然只是一场演习，但敖玉庆心中既忐忑又兴奋，好像真的在打仗。
时值初秋，村野间“蚊子特别多”。田坎旁，一垄垄红薯叶子泛着草木的腥气，萦绕周身。夜色掩映下，班里的士兵们随时准备出击，追着“蓝军”打他个“落花流水”。
“以前有个‘追击英雄组’，今天有我们这个‘追击英雄班’。”战友袁满权自豪地说。
敖玉庆心中一动——不知道当年抗美援朝战场上，那场让连队夺得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称号的战斗中，曾经的“追击英雄”们是怎样靠着双腿追上了敌人的汽车……



图①：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官兵驾驶两栖装甲车进行海训。图②：志愿军总部授予该连的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战旗。图③：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官兵进行战术训练。张凯飞、吴昌摄

时光倒回1951年1月1日。如果用同一个词来形容朝鲜半岛的冬天，那一定是寒冷。连队已跨过“三八线”。为了按时穿插到齐宁里，副排长白文林带队，19岁的冷树国和他的五班跑在最前面。不知道已经跑了多久。寒风迎着面颊吹过来，疲惫与饥饿接连袭来，冷树国两腿发软。山谷两侧的树林里，不时有溃逃的敌方士兵探出头来，零星地打上几枪。冷树国知道，此刻最重要的是按时抵达预定地点。他想要“抓上一大群俘虏，好立个大功”。白文林和冷树国，带着战士窦国斌、郭银锁、王二，5个人一马当先冲在最前，一直跑在连队其他战友前面两公里多。终于，在一个叫道大里的村庄，他们停下了脚步。这里驻扎了敌军的一个营，村里村外到处是敌人的身影。身后的连队战友还不见来，白文林心一横——时间过去就回不来了，管他有多少敌人，打！在这场战斗人数极悬殊的遭遇战中，白文林、冷树国等5人截断数辆敌军车辆的逃亡，俘虏一名美国上校顾问，创造了“两条腿赛过敌汽车”的传奇。后来，他们被授予“追击英雄”“追击英雄组”荣誉称号。这一光荣战绩，奠定了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全线突破的胜利一角。溃败的敌军官兵在一条蜿蜒的公路上四散奔逃。法新社的记者记录下这一幕画面：“从前逃来的长列士兵狼狽南行，面色憔悴发黑，精疲力竭……向汉城路上，沿途都是燃烧着的军用物资。”美联社的报道中则写道：“撤退的长长的车队不断地陷入泥泞之中。”那是一场漂亮的胜利。

用这面战旗，向每名战友致敬

2020年，盛夏。祖国南部一座海训场上暑气蒸腾。一辆辆两栖装甲车从海面驶来，轰隆隆地碾上海滩。车长张剑鸿接到电台指令，随即指挥驾驶员离车登陆。载员舱开，绿色迷彩

的身影如风雷般鱼贯冲出舱门。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按照每年的惯例，在这里开展海训。在温度超过40℃、封闭狭窄的装甲车舱里颠簸许久，他们的迷彩服早已被汗水粘在身上。在张剑鸿指挥下，班里的战友迅速根据模拟环境执行相应动作，朝着目标山头冲去。随后，张剑鸿带领班级级汇入连队，顺着人流登上山顶。官兵们争抢一般在小山包的顶端插上连旗，开始欢呼起来。红色的旗帜随着咸腥的海风，在空中舒卷。去年此时，作为战旗方队一名擎旗手的张剑鸿正身在北京，第一次接要为国庆阅兵定制的战旗。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8个大字，笔锋飞扬地印在崭新的旗面上。10月1日，他就要带着这面属于自己连队的战旗通过天安门。看着那个熟悉而自豪的连名，张剑鸿满心雀跃，“突然就很兴奋，像打了鸡血一样。”那天晚上，战旗方队的擎旗手们一个个领走自己的战旗，有的带到宿舍，有的带进娱乐室，有的坐在走廊，开始热火朝天地拧螺丝、装旗杆。欢喜的气氛弥漫整个楼宇。当张剑鸿把安装好的旗帜悬在半空时，轻飘飘的战旗，好像被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这几个字坠得沉甸甸起来。离开连队来北京前一晚，会议室里，指导员丁于峻亲手将那面同样印着这8个字的两面旗交给张剑鸿。张剑鸿妥帖地收好这面陪着连队官兵经历无数次演训和连庆的旗帜，也收好了指导员对自己的嘱托。他背着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的名字，和连队所有战友的期待，踏上了前往首都的路途。擎旗手的选拔训练时间紧、任务重，为了不被淘汰，便只有没日没夜地加练。阅兵训练场上，张剑鸿习惯了日复

一日地“看着太阳从前面升到正中间”——上午8点到12点，这是他一天中最漫长的4个小时。有时，张剑鸿心里忍不住期盼：下场雨也好啊，虽然下雨也要继续训练，但总能躲一躲毒辣的太阳。连队的战友此时在做什么？是在烈日灼烤下冲山头，在泥泞的岸滩中翻滚，还是在逼仄的装甲车舱里听发动机的轰鸣……在这里，张剑鸿已经不仅是他自己。参加完那场“分享战旗背后的故事”活动后，战旗方队的战友们开始不好好叫张剑鸿的名字，而是调侃地称呼他“三八线”。张剑鸿既好笑又开心。“挺自豪的，我能代表‘三八线’这个连队。”他说。2019年10月1日，伴着《钢铁洪流进行曲》激昂的节拍，张剑鸿如愿以偿带着战旗一起，昂首通过天安门。一切努力与汗水，在这一时刻化作自豪和幸福。天安门的城墙一片通红，明黄的瓦片略有些晃眼。张剑鸿握住旗杆的手微微汗湿，随风飞扬的战旗与他比肩而立。旗帜上，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8个金色大字里，藏着一代代连队官兵在历史岁月间奋勇拼搏的身影——那是遥远时光里在山野间奔驰的志愿军将士白文林、冷树国；那是跨过“三八线”、冲向胜利的每一名连队官兵；那是长眠于朝鲜战场、边境自卫反击战场上的烈士英灵；那是千里之外的海训场上正盯着电视看直播的每一名连队战友……风来了。张剑鸿手中的战旗随之扬起，仿佛向他们一一致敬。阅兵式前，张剑鸿和退伍的老班长张学贵通了个电话。“记得看天安门！”他叮嘱老班长。摺下电话，张剑鸿坐在床上捧着笔

记本，写下了一封致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所有老兵的信。“也许他退伍了，不知道连队参加阅兵；也许他会在电视上看阅兵，但不知道那些战旗里也有‘三八线’。”张剑鸿认真地说，“我就是想告诉他们：你曾经在这个连队奋斗过，要记得看，这次阅兵也有我们的战旗。”可惜，他没法寄出这封信。“人太多了，没有联系方式，条件也不允许。”张剑鸿眼眶泛红，有些遗憾地说。或许，老兵们会知道的。每一名或牺牲，或离世，或只是离开连队的先辈和战友，都会在天安门前“看见”人民军队的英勇无畏，“看见”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。那份盛世荣光，同样镌刻于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的战旗上。

崭新的时代赋予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新的能量

今年退伍之前，上士周奔腾最后一次去看他的装甲车。对于驾驶员来说，固定搭档的装甲车是最忠实的伙伴。这辆车陪伴了周奔腾2年，他熟悉车上的每处刚蹭，每枚按钮磨损的痕迹，每个机械设备的“小脾气”。2008年，刚入伍的周奔腾第一次见到两栖装甲车——“很震撼，感觉特别牛。”他强烈地希望征服这辆“铁疙瘩”，便选择了驾驶专业，“感觉进了装甲连，不开装甲车就白来了。”在这之前，周奔腾连汽车方向盘都没摸过。那时，连队列装的两栖装甲车，还是20世纪60年代设计制造的，没有方向盘，只有操纵杆。3个火柴盒大小的潜望镜，就是驾驶员的全部视野。



装甲车里本就闷热，若是跑得久了，设备温度越飙越高，脚下会烫得“连油门都不敢踩”。直到2010年，周奔腾怀着无比的期待迎来了他的“新战友”。连队换装了。接装仪式结束后，鞭炮的红纸屑撒了满地。周奔腾迫不及待地跟几名战友一起，引导着新型两栖装甲车入库。车辆停靠稳当，他们小心翼翼地爬上车顶，进到车舱里观看。因为怕脏新装备，大家“都是脱了鞋子才上的”。虽然要从头掌握新装备，可此时此刻，战斗力升级的喜悦掩盖了一切其他心情。然而，现实并不像想象一样顺利。新车列装，刚入伍的彭洋参加完3个月炮手培训，才学了个皮毛，就被“赶鸭子上架”，担任连里的炮手技师。回到连队，连长让彭洋校炮。他盯着复杂的面板和设备一头雾水，不知从何下手。装备出了故障，不能每次都叫厂家师傅来修，彭洋只能带着炮手们把其他装甲车的零件一个个换过来，看到到底是哪个零件出了问题。“在磨合期，装备很容易出现故障。”因为影响到演训比武中的正常射击，那段时间，彭洋写检讨写得“轻车熟路”。怎么办？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一直是模范，是标兵，是闪着光的金字招牌，绝不能在这一代官兵手里变得黯淡无光。彭洋渐渐习惯，每次遇到故障都追根究底，那么下次就能提前预防这个故障，不会再出现同样的问题。一次次试错，一次次积累经验。现在，彭洋终于能底气十足地保证自己已经摸透了装备的“脾性”，不会在关键时刻“掉链子”。“困难面前有‘三八线尖刀’，‘三八线尖刀’面前没困难。”永不放弃，是一个英雄连队最朴素的传承。2018年初，彭洋和战友李会涛一同参加全旅尖子比武，成功斩获炮手专业前两名的。冬日的阳光温柔洒落，听到自己的名字与“第一名”同时被念出来的瞬间，李会涛惊喜交加，难掩激动地与彭洋对视。他们没辜负那些披星戴月加训的夜晚，没辜负拆装火炮时磕下的一道道伤痕，“最重要的是，没给连队丢人。”困难和挑战随着时代不断更新，但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的官兵永远迎难而上。

驾驶两栖装甲车在山野驰骋时，周奔腾有时会想起当年靠着两条腿追上敌军的“追击英雄”们。“这车要是放到当年的战场上，该有多好啊。”他忍不住想象。上士敖玉庆看着车长终端上最新的北斗导航系统，实时定位和导航的功能愈发强大，再次感受到科技为这支部队点亮的现实和未来。崭新的时代赋予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新的能量。无论时代如何变换，科技如何发展，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还是那把关键时刻收得出、打得赢的“尖刀”。“尖刀”的刀锋，永远指向胜利。（采访中得到了丁勇、樊杰、丁于峻等人大力协助，特此致谢）

第817期

2012年12月，中士夏金城第一次踏入军营，就见到营房前并排挂着3块牌子。“看到那3块牌子了吗？只有我们连队有！”与这3块荣誉牌初次会面，18岁的夏金城身上穿着厚重的荒漠迷彩，脚上不伦不类地蹬着上中学时穿惯的运动鞋，懵懵懂懂听着接他的班长指着那3块红底金字的“招牌”，语带自豪地介绍——志愿军总部授予的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，原广州军区授予的“育才模范连”，以及中央军委授予的“抗洪抢险英雄连”。这3个荣誉称号，是连队代代传承的光环。

三块牌子见证了什么

■本报记者 杨悦

错着行囊“面牌思过”……光荣的红色牌匾，悄然见证过许多年轻生命在这里淬火蜕变。站军安时，夏金城无数次用目光揣摩过3块牌子上那20个金色的大字，连笔画都记熟了。季风经年吹拂，露迹悄然侵蚀着营房的墙面，常绿的林木迎着阳光在岁月里扎根生长。

沐浴着3块牌子的光芒，昂首挺胸、走路带风的新兵们，渐渐长成可以肩负起它们未来荣耀的坚强军人。荣誉塑造了这支连队，也塑造着每一名连队官兵。一个珍视荣誉的环境，造就出更多追求杰出的灵魂。2018年和2019年，下士郑程程分别在油料与狙击比武中拿了前三名。而

这两个专业都不是他的“本职”工作。战友们说，他是个“比武狂魔”，不管学没学、会不会，碰到新事物就想试一试，见到比武就想往前冲。“除了比武场上出彩，最近几年，我们连每年都有3人升学提干，培养士兵成长成才的比例在基层单位里数一数二。”连长邹定祥自豪地介绍。2013年，

邹定祥就是在连队升学提干，2015年又回到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。“连队的根本在于人。战斗力的生成不仅要靠武器的升级，更在于人才的不断革新。”邹定祥说。这，或许就是“三八线尖刀英雄连”永远锐利、永远剑指胜利的关键。夜已深，郑程程收起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，准备休息。他已经考上陆军装甲兵学院，马上就要启程前往北京。“这次去北京，应该能见到雪了吧。”入伍前从没去过北方的郑程程满是憧憬。

记者手记

